

林家威



導演林家威早前應邀來港出席「獨立監製座談III」，與大家分享獨立製作經驗。

After All These Years

認識華裔導演林家威，可以從他的作品《其後》說起。

他的第一部長片《其後》，很難不讓人想起日本導演森田芳光三十年前的《其後》。森田芳光借鏡花水月般的三角戀，講一段很傳統、很落魄的愛情韻事，至於林家威的《其後》，中文譯名雖然相同，但英文「After All These Years」，隱隱帶有對世事變遷無可奈何之感。以此為開端，再看之後的《Magic and Loss》、《新世界》、《戀戀南方》等作品，皆帶有相似之情感，亦是他尋找身份認同之作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 伍麗微 攝：彭子文

出生於馬來西亞這個混雜多元文化的國度，林家威自小便有向外跑的念頭，「我不想留在馬來西亞。」這句話他在訪問時至少講了三次。而去外地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留學，因而他隻身跑到日本讀書，大學讀完電氣工程後，為了繼續留在日本，他選擇在當地的電信公司工作，一待就是六年。日復日的上班族生活磨蝕人心，他愈來愈受不了這麼枯燥的生活，並開始思考真正想做的事。

自小便在馬來西亞接觸主流電影、在日本生活時看了大量獨立電影的他，並不像其他人般將「喜歡電影」放在嘴邊，在三十多歲時，他決定放棄原本穩定的職業，走入電影圈。電影又牽涉到評論、製作、發行，而製作也有分編劇、攝影、導演等領域，林家威選擇了做導演，「因為這是最不需要按部就班的職業。」然後他去了北京電影學院學電影，開始其導演生涯。

有血有淚

最初，他沒有拍片機會，僅能依賴其他途徑賺外快，譬如做苦力。日本勞動市場長期缺人，因為這些都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，要搬搬抬抬，薪金又低，而且又不穩定，一般人都都不願意做，但很適合林家威這種想賺外快卻不願做一份工綁住的人。「我一邊做苦力，一邊寫劇本，後來劇本引起一些監製的注意。」從2004年去北京讀書，直到2009年籌備第一部長片，中間這五年低潮期苦不堪言，他甚至懷疑自己的決定，更想過放棄一切回去過安穩日子。

「但放棄之前，至少要讓自己甘心。」他對自己這樣說。因而當他拍《其後》時，他極為興奮，並將自己的心境代入，以遊子歸家訴說人事變遷。這部電影他僅僅花了二十萬元便完成了，說不上非常驚艷，但以如此低的資金拍出這樣一

部尖銳、迷人的作品，已經很難得。

其後的《Magic and Loss》、《新世界》，成本都是二十萬左右，兩者都着力於探討身份認同，「這與我本身有關，我在日本度過我的青春、成長期，我的轉捩點發生在中國，因而我到每個地方都需要尋找身份認同。這個母題出現在我每一部電影裡，都是講一個外來者去到一個他不熟悉的環境，遇到的某些人或經歷的某些事如何影響他。」《其後》裡男主角回到家鄉，卻沒有人認識他；《新世界》中女孩對日本有浪漫的想像，卻受到極大的文化衝擊，「我接下來會拍不同類型的電影，像懸疑片、推理片等，這些片看似與身份追求沒甚麼關係，但我還是不知不覺把這個母題放進去，表面上看不出來，但在細節上表現出來。」



獨立之路

雖然獨立電影成本低、放映渠道少，卻因題材不受限制，導演可以自由自在拍自己喜歡的東西，所以是不少新晉導演的踏腳石。而且日本的情況更加特別，林家威說：「在香港也有獨立電影、商業電影之分，但這些獨立電影還是有一些商業元素，譬如演員、資金、發行，但日本的獨立電影卻有特殊的文化背景支撐，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流行，當時幾家大的電影公司都製作商業電影，但八毫米膠片的出現改變了一切，大學生甚至組織電影學會拍八毫米電影。」

隨著時間過去、技術普及，八毫米膠片演變成錄像帶，年輕人又用這些技術拍了很多有趣的題材，剛好那時PIA電影節也成立了，將這股獨立電影風潮推至高點。PIA電影節舉辦至今，魅力不褪，除了每年吸引一眾年輕人拍片之外，也發掘了不少新星，許多在國際知名電影節亮相的片子都必定會出現在當年的PIA電影節片單上。

而日本有志於拍片的人並不少，單是每年應徵PIA電影節的片子便超過七千部，許多人以打散工賺取的錢拍攝獨立電影，只因大家都知道即使未能在主流院線上映，還是有其他發行渠道。林家威以自己的經驗為例，「雖然我拍的是獨立電影，但在日本我還是找到發行管道，我的第一、二、三部電影都曾在日本院線上映過，只是要自己去宣傳。」譬如利用facebook、微信、twitter等新媒體工具發布消息，參與製作的工作人員亦會各自推銷，加上在藝術戲院如UPLINK、中野BOREBORE、新宿劇場等早、夜場的放映，還是有機會接觸到觀眾。

從最初的二十萬成本，到2013年《戀戀南方》接近二百萬的資金投入，林家威算是走過最艱辛的一段路了。目前他忙於《愛在深秋》的後期製作，因為與溫碧霞、譚耀文、方皓玟等影星合作。此片有望今年秋天在港上映。這一次，總算可以好好認識他。

影音館

文：大秀



《巨星的回信》無可，亦無不可

我懷疑，若是任何人在任何時空，收到約翰連儂一封親筆信，似有若無地讚賞或希望你聯絡，能否真的成為某某人的一個轉捩點？我給自己的答案是：「大概改變不了那麼多。」因為他未為個仔考K1而生死疲勞、未當過「直升機父母」、未為兒子報過超過十個興趣班……所以，關於人生課題或鼓勵，連儂一封信，應該幫不了我小一派位。現實中，英國歌手Steve Tilston，的確收過一封「遲來的」連儂來信，可Steve卻認為這信未必能影響他的人生，而他這人生小插曲卻成為了導演Dan Fogelman的材料，拍了一齣《巨星的回信》。

故事講述，已經大紅的唱作人Danny Collins，過着他的Rock Star生活多年，久不久食老本唱來唱去也是那首金曲……某日，在他生日那天，多年的經理人兼老死送他一份禮物——就是幾十年前一封遲來的（應該說是沒來過的）連儂親筆信，這激發了丟筆多年的Danny Collins要走出閉關，為自己的音樂事業寫下新一頁。故事內容在此不提，我只能說這並非生命有Take 2的故事，是一個很現實、負責任男人的故事。而講到連儂來信，電影原聲怎能沒有連儂的歌？選來十首他獨立創作的作品，《Working Class Hero》、《Love》、《Instant Karma》、《Gold Turkey》、《#9 Dream》等等，絕對跟故事敘述和行進無關，這就是電影內唯一跟連儂有關的連繫。

最終Danny Collins的決定並不重要，Dan Fogelman可能借這個「可能性」來影射一下創作人的命運也說不定。近日，有傳（不知可靠還是流料）披頭四的後人們，即各人的兒子，有機會組Band搞音樂，令一眾披頭迷心如鹿撞，成也披頭四，敗就名譽掃地，這同樣是四個人命途的一個關口。連儂大兒子Julian Lennon，公認是音樂才華較高的披頭四後人，當年他據聞是三首披頭四作品的靈感來源，有《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》、《Hey Jude》和《Good Night》……我不知他手上是否有巨星爸爸的信，可是，他就一直背着某種強大的負擔來創作他的音樂，壓力可能比當年要面對連同母親Cynthia一起被連儂遺棄更大。

新戲上場

文：笑笑

《侏羅紀世界》變種恐龍再現

人類愛以豐富的想像力勾勒未來世界，率先一步將宇宙、太空、科學的可能性描繪出來。未來的確充滿可能性，但過去又是否不值一提？美國已故暢銷作家米高基里頓（Michael Crichton），便曾寫過不少為人熟知的科幻小說，涵蓋過去與未來。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大概是《侏羅紀公園》，小說被改編成電影，於1993年搬上銀幕，隨即掀起一陣恐龍熱潮，大人細路都被電影裡的侏羅紀公園吸引，對科普及知識產生興趣。

米高基里頓寫《侏羅紀公園》，重點在於借恐龍道出科學的局限，並對遺傳學提出另一可能。而二十二年前，史提芬史匹堡又因極其喜愛恐龍故事，遂以華麗的特效鋪設一個炫目的恐龍公園，設計了充滿質感、逼真的恐龍，並將之放在人類存亡的對立面上。其後兩集，則聚焦於人類與恐龍交集、交惡的過程，一方面人類慾薰心，想捕獲恐龍賺取暴利，另一方面，恐龍不斷進化，與人類上演一場又一場殺戮。

睽違十五年，史匹堡又再重拾這個故事，今次回到最初，恐龍樂園終於建成，而且人類早已遺忘過去與恐龍的惡鬥，在樂園裡玩得亦樂乎，但研發出來的新品種恐龍卻因高度智能的關係，早已進化至人類難以操控的地步。而史匹堡今次亦退居幕後改當監製，並找來哥連卓法羅（Colin Trevorrow）執導。哥連卓法羅擅長拍攝短片，首部長片是2012年的《Safety Not Guaranteed》，史匹堡被其最後一場戲吸引，並視他為侏羅紀接班人。

如果說《侏羅紀公園》滿足了觀眾對史前生物的想像的話，新作《侏羅紀世界》則是延續物種與人類間的糾纏，亦進一步指向人類如何企圖支配自然、科技，進而釀出災難。《侏羅紀世界》絕對是以視聽效果取勝，單是採用35mm與65mm兩種格式拍攝，觀眾得以觀看3D或IMAX版本，便已夠震撼，加上團隊為求真，用上1:1恐龍模型來捕捉光線，記錄恐龍身上的變化等，觀眾如同置身現場，感受龐然大物的威力。

《侏羅紀世界》可說是史匹堡獻給影迷的一份大禮，當年他拍完三集，將故事擱置一旁，但走在街上，不時有途人問他甚麼時候拍新的侏羅紀故事，在日積月累下，他也衍生了不少想法，促成新片面世。事隔多年，不知變種恐龍可符合你的想像？



視事追擊

文：洪嘉

《Sense 8》探索第八感



《廿二世紀殺人網絡》（The Matrix）系列已經是超過十年前的作品了，至今仍被不少影迷視為經典。片中對於存在的思考，是導演The Wachowskis（前稱The Wachowski Brothers）在創作上不停追問的問題。而這個問題，從大銀幕延續至電視熒幕上。

六月初播出的電視劇《Sense 8》，便是The Wachowskis打造的，兩姊妹也在個別集數當導演。劇集冠以「第八感」之名，探索八個在不同地方生活的人，忽然可以與其他人互通，甚至經歷其他人正在經歷的事情。「我們已經不只是我們自己。」劇中所說的題旨，便是這麼簡單一句話。

劇集描述八個在不同國家生活的人，包括愛好美術、韓國大財團副總裁Sun，洛杉磯的變性作家Nomi，倫敦女DJ Railey，墨西哥男偶像演員Lito，即將嫁給自己不喜歡的財團太子爺的Kala，奈洛比巴士司機Caphesus，芝加哥警察Will和柏林的保險箱盜賊Wolfgang。這八個人不約而同地看見其他人的生活，甚至體驗他們的經歷，當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並不是出現幻覺或精神分裂，他們的威脅也漸漸出現。

有趣的是，劇中這八個角色由始至終都各自在自己的國家生活，但互相之間通過感應得悉彼此的存在。劇集初期或會叫人聯想起多年前的《Heroes》，一開始也是一堆角色在不同的地方生活，但《Heroes》隨着劇情推展，主角們慢慢聚集在一起。但在《Sense 8》裡卻沒有這個發展，並且，全劇八個主要角色齊集的場景——在各自的感應中八人到齊，也僅有一兩場而已。

然而我們嘗試去分析拆解的話，為甚麼不同地方的人可以互相感應？甚至可以體驗互相的經歷？如劇中Caphesus去找小混混晦氣，為了奪回媽媽的藥物時，幸得Sun的感應令他忽然變成武術高手並打敗混混們；又如Nomi被囚禁在醫院裡時，也因為Will的感應令她得以逃走。

於是這便不僅僅是感應，而是互相的感應令大家互相擁有彼此的技能與知識，並且能夠加以運用，這樣的話，當中的聯繫又是如何？The Wachowskis繼續探索人的存在的本質後，再次深挖意識深處，挑戰觀眾的哲學思考。

劇集六月初首播，並一次過公開全季共十二集，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看看。